

廬山遊記

胡適的

廬
山
遊
記

廬山遊記

實價二角

一九二八年六月初版
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五版

著者

胡

適

發行者

新月書店

北平米市大街

上海四馬路中

版權所有

廬山遊記

四月三日的早晨，我走過沈崑三先生的門口，他見了

我，便說，『適之，昨天晚上我同夢旦想來看你，我們想邀你逛廬山去。』我問何時去，崑三說，『明晚就行，船票都定好了，你去不去？』我問還有誰去。他說，『高夢旦，蔣竹莊，你和我。』

我想，要我自動地去逛廬山，那是不容易做到的事。

我在北京九年，沒有遊過長城，我常常笑我自己。任叔永常說，『當趁我們脚力尙健時，多遊幾處山水』。我想起叔永的話，便聯想到前十天我因脚上有一塊紅腫，竟有六天不能下樓。這雙脚從來沒有享過這樣清福，現在該讓他們鬆動鬆動了。

所以我便問崑三道，『我可以帶我的兒子去嗎？』他說，『帶他到船上再補票。明天晚上，太古碼頭，吳淞船上再見。』

(2)

十七，四，七

船到九江，已一點一刻。

先到商務印書館，經理王少峯先生替我們招呼，僱人力車到汽車公司。九江表面情形同我兩年前所見沒有什麼不同；除了幾處青天白日旗之外，看不出什麼革命影響。

路上見兩個剪了髮的女子，這是兩年前沒有的。

汽車到蓮花洞，即由汽車公司中人替我們僱籐轎上山，經過斗笠樹。踏水河，月弓塹，小天池等處，到牯嶺。踏水河以上，山路很陡峻，很不易行。小天池爲新闢

地，幾年前志摩歆海都說此地很好，將來可以發展。我們今天不會去看此地，但望見其一角而已。

到牯嶺住的是胡金芳旅館。主人胡君給我們計畫三天的遊玩路程如下：

八日（上午）御碑亭，仙人洞，大天池。

（下午）五老峯，三疊泉，海會寺。

九日由海會寺到白鹿洞，萬杉寺，秀峯寺，青玉峽，

歸宗寺，溫泉。

十日由歸宗寺到觀音橋，金井，玉淵，棲賢寺，含鄱

口，黃龍寺。

夢旦帶有吳煒的廬山志（淮南李潁，歙州閔麟嗣大概是實際編輯人，書成於康熙七年），共十五卷，我借來翻看，這也是臨時抱佛脚的工作。此書篇幅太多，編輯又沒有條理，——二百多年前的路徑是不能用作今日的遊覽程序的，——故匆匆翻讀，很難得益處。

十七，四，八

七點起程。因山志太繁，又借得陳雲章陳夏常合編的廬山指南（商務出版；十四年增訂四版）作幫助。

將起程時，見轎夫玩江西紙牌，引起我的注意，故買了一副來查考，果有歷史價值。此牌與福建牌，徽州牌，同出於馬弔，源流分明。一萬至九萬皆有水滸人物畫像。一弔至九弔，一文至九文，則都沒有畫像了。此二十七種各有四張，共百零八張。另有千萬四張，枝花（一枝花蔡慶）四張，『全無』（轎夫說，湖北人叫做『空文』，則與馬弔更合）四張，此則今之中發白三種之祖。空文即

『零』，故今爲『白版』。以上共百二十張。另有福，祿，壽，喜，財，五種，各一張，則『花』也。共一百二十五張。

徽州牌有『枝花』五張，『喜』五張，『千萬』五張，『王英』（矮脚虎）五張。

到御碑亭。亭在白鹿昇仙台上。（此據舊志。今則另有一『白鹿昇仙台』，其實是捏造古跡也。）地勢高聳，可望見天池及西北諸山。亭內有碑，刻明太祖的周顛仙人

傳全文。此文見廬山志二，頁三十六—四十一，敘周顥事最詳，說他在元末天下未亂時，到處說『告太平』，後來『深入匡廬，無不知所之。』末又記赤腳僧代周顥及天眼尊者送藥治太祖的病事。此傳真是那位『流氓皇帝』欺騙世人的最下流的大文章。王世貞游東林天池記（廬山志二，頁二十八）論此碑云：

顥聖凡不足論，天意似欲爲明主一表徵應，以服衆志耳。

這句話說盡明太祖的欺人心事。自明以來，上流社會則受

朱熹的理學的支配，中下社會則受朱元璋的『真命天子』的妖言的支配，二朱狼狽爲奸，遂造成一個最不近人情的專制社會。

濟顛和尚的傳說似與周顛的神話有關。將來當考之。

（小說英烈傳說周顛故事甚詳。）

御碑亭下爲佛手崖，更下爲仙人洞，有道士住在此，奉的是呂祖，神龕俗氣可厭。

由此往西，到天池寺，天池本在天池山頂，朱熹山北紀行所謂

天池寺在小峯絕頂，乃有小池，泉水不竭，（志

二，頁七）

是也。今之天池寺似非舊址，寺中亦有池水；寺極簡陋；宋明諸人所游覽詠嘆的天池寺，今已不存片瓦。寺西有廬山老母亭，有鄉間小土地廟那麼大，時見鄉下人來跪拜。

遙望山岡上有新起塔基，人說是舊日的天池塔，舊志說是韓侂冑建的，毀於洪楊之亂，僅存五級；去年唐生智最得意時，毀去舊塔，出資重建新塔，僅成塔基，而唐已下野了。朱和尚假借周顛的鬼話，裝點天池，遂使這一帶成爲

鬼話中心。唐和尚（唐生智迷信佛教，在他勢力所及的幾省大倡佛教）也想裝點天池，不幸鬼話未成立，而造塔的人已逃到海外。朱和尚有知，不知作何感想。

天池寺在明朝最受帝室禮敬，太祖在此建聚仙亭，祀周顛等，賜銅鼓象鼓；宣德時，恩禮猶未衰。王守仁於正德己卯擒宸濠，明年游天池，有詩三首，最有名，其中一首云：

天池之水近無主，木魅山妖競偷取，公然又盜巖頭雲，却向人間作風雨。

又文殊台夜觀佛燈一首云：

老夫高臥文殊台，拄杖夜撞青天開，撒落星辰滿平野，山僧盡道佛燈來。

此老此時頗有驕氣，然他的氣象頗可喜。今則天池已不成個東西，僅有赤脚鄉下人來此跪拜廬山老母而已！

我們回到旅館吃午飯，飯後起程往遊山南。經過女兒城，大月山，恩德嶺等處，山路極崎嶇，山上新經野燒，無一草一木，使人厭倦。大月山以後，可望見五老峯之背，諸峯打成一片，形如大靈芝，又如大掌扇，聳向鄱陽

湖的方面，遠望去使人生一種被壓迫而向前傾倒的感覺。平常圖中所見五老峯皆其正面，氣象較平易，遠不如背景的英雄逼人。

鄱陽湖也在望中，大孤山不很清楚，而鞋山一島很分明，望遠鏡中可見島上塔廟。湖水正淺，多淤地，氣象殊不偉大。

夢旦帶有測高器，測得山高度如下：

牯嶺（胡金芳旅館）

一二五〇公尺

女兒城

一三八〇

大月山

一五五〇

恩德嶺

一五五〇

據此則大月山高五千〇三十八英尺。陳氏指南說

大月山計高四千六百尺，較漢陽峯僅低百六十

尺。（頁六十五）

不知是誰的錯誤。指南（頁四十一）又說

漢陽峯高出海面四千七百六十尺。

據牯嶺測量原工程師 John Berkin 說，他不曾實測過漢陽峯，陳氏所據不知是何材料。